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富世平 校注



北山錄校注

上

中華書局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北山錄校注

上

〔唐〕神清 撰
〔宋〕慧寶 注
〔宋〕德珪 注解
富世平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山錄校注/(唐)神清撰;(宋)慧寶注;(宋)德珪注解;富世平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4.5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ISBN 978-7-101-10085-3

I. 北… II. ①神…②慧…③德…④富… III. 古籍—中國—唐代 IV. Z4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66306 號

責任編輯:朱立峰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北山錄校注

(全二冊)

[唐]神清撰

[宋]慧寶注 [宋]德珪注解

富世平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7%印張·2 插頁·54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88.00 元

ISBN 978-7-101-10085-3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編輯緣起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衆多的宗派，在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時佛教已經中國化，完全具備了中國自己的特點。而且，隨著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宋以後，隨著理學的興起，佛教被宣布爲異端而逐漸走向衰微。但是，佛教的部分理論同時也被理學所吸收，構成了理學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直到近代，佛教的思想影響還在某些著名思想家的身上時有表現。總之，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哲學史，佛教是一項重要內容。佛學作爲一種宗教哲學，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因此，應當重視佛學的研究。

佛教典籍有其獨特的術語概念以及細密繁瑣的思辨邏輯，研讀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不少人視爲畏途。解放以後，由於國家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開展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因此，對於系統地開展佛學研究來說，急需解決基本資料缺乏的問題。目前對佛學有較深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少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緊組織他們整理和注釋佛教典籍，將來再開展這項工作就會遇到更多困難，也不利於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長。爲此，我們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初步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

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有重要的佛教史籍，有中國佛教幾個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的代表性著作，也有少數與中國佛學淵源關係較深的佛教譯籍。所有項目都要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經過校勘和標點，整理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對於其中的佛教哲學著作，還要在此基礎上，充分吸取現有研究成果，寫出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的注釋來。

由於整理注釋中國佛教典籍困難較多，我們又缺乏經驗，因此，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言

唐代時期，佛教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並在發展的過程中，突出地表現了以佛統攝儒、道的特點。釋神清撰北山錄，就是這樣一部富有時代特點的重要著述。

一、北山錄的主要內容

北山錄，又稱北山語錄、參玄語錄、北山參玄語錄。因作者神清所住慧義寺位於長平山之陰，故稱「北山」；又因其博綜儒道釋三教玄旨，故稱「參玄」。

北山錄的成書年代，文獻中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任繼愈先生主編佛教大辭典「北山錄」條，謂「唐元和元年（八〇六）神清撰」，然不知所據。神清在北山錄異學篇中，對於此書的撰著，有專門說明云：

於予之眇志實學，知之不足，教知其困。兢兢勤勤，慚曠此生。嘗撰釋氏年志，編年序事，務成林藪，鄙野一家之言，經郡邑寇亂而亡矣。鄙以學無常師，遂體三教參玄之旨趣，裁而錄之。暮年神疲，不盡所志。

由之可見，北山錄的編撰成書，當在其晚年無疑。

北山錄全書十六篇，每篇圍繞一個主旨，引經據典，展開具體闡述，「頗似周秦諸子」^{〔二〕}。其所引經典，自然首先是佛教內典，但也有儒道外書——以示其觀點不僅出於佛，而且儒道兩家也有類似的說法。三家殊途同歸，祇是儒道兩家大多不如佛教所論深入和高明而已。這樣，不僅增加了其觀點的普遍性和闡釋的說服力（這也是神清著述統攝儒道的重要原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唐時期部分佛教徒較為開明的觀念。

十六篇的篇題，依次為「天地始」、「聖人生」、「法籍興」、「真俗符」、「合霸王」、「至化」、「宗師議」、「釋賓問」、「喪服問」、「譏異說」、「綜名理」、「報應驗」、「論業理」、「住持行」、「異學」、「外信」，均簡明扼要地概括出了各篇的主要內容，由之大略可見每篇的論說主旨。

十六篇所論，涉及佛教世界觀、釋迦生平、佛教典籍與歷史、佛教與儒道的關係以及佛教在傳承過程中頗受僧俗關注的其他衆多問題。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本之北山錄跋曰：「綜其主旨有三：一曰參儒道以闡佛學。李唐之世，佛教甚盛，每詆毀儒道。而神清以釋教實藉儒道為前驅而得弘揚，故力斥誹儒道之不當。其言曰：『觀乎古今撰制，多先貶周孔而降老莊，以為能文者。此啓戶納盜，怒敵基黨之由也。』又言『二教之於我，贊而不害也。吾之於二教，統而有歸也』（外信）。其弘法因多參儒道之旨。昔人每以為李翱以佛入儒，為儒佛合流之始，未曉李氏之先有神清，已開儒釋道合流之先導

〔一〕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五。

也。二曰抑禪宗而崇義學。其大旨見於真俗符、譏異說等篇，以禪宗爲『沈空者涉於斷』、『斷則無善不棄』，故力貶之。三曰駁儒者之非佛，大旨見於異學、外信諸篇。窺其論似對韓愈而發。按憲宗元和十四年敕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韓愈上表諫之，故元釋念常撰歷代佛祖通載，次神清撰北山錄於元和十五年也（一）。雖不能說是對其內容準確、全面的概括（二），但確實指出了此書內容上突出的特點。

二、著者神清略說

北山錄的著者神清，字靈庾（三），俗姓章，綿州昌明縣（今屬四川江油）人。其家庭有較爲濃厚的佛教氛圍，兄弟三人俱出家，神清獨爲穎拔。年十三，受學於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四）。當時敕令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神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年十七，即講法華經。神清的卒年，宋代贊寧著宋高僧傳記載爲元和（八〇六—八二〇）年中，示寂於慧義寺。到了元代，覺岸著

（一）北山錄跋，見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七四年。

（二）如儒者排佛，非自韓愈始。故駁儒者之非佛，很難說一定針對韓愈；神清撰著北山錄的時間，亦難確定。元和十五年，或爲最終成書的時間。

（三）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五謂「字靈庾」，不知所據。恐爲形近所致訛誤。

（四）此爲宋高僧傳的說法。據慧寶注，「綿州開元寺法雲和尚即其師也」。

釋氏稽古略卷三明確說「元和九年清入寂」，不知所據（一）。慧實在此書的注中，則認為神清卒年在建中（七八〇—七八三）末。慧寶注中的這種說法，不見他處。對此，德珪在注解隨函中已有辯駁。元代念常著佛祖歷代通載謂「是年（引者按：指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有沙門北山和尚，諱神清，著述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并俱舍訣等共百餘卷，語錄十卷。內外該括，可爲世範。受業於綿州開元寺，終於梓州惠義寺」，沈遼序亦謂「神清在元和時，其道甚顯，爲當世公卿所尊禮，從其學者至千人」，其卒當在元和末年，北山錄成書之後不久。

神清一生「學無常師」（異學），勤奮好學。在異學篇中，他說：

凡人之不學，其猶牆面。人而博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始吾聞之，心存之，躬嘗之。於所不學，實若蔽目；於所遠知，誠不由足。故有生之域，貴乎有學；既學矣，貴乎知；既知矣，則慕大覺之曠照，成徧知之有日。故日就月將，猶患失之。佛陀慷慨，仲舒下帷，恨光陰之不再也。

正是這種「日就月將」、「恨光陰之不再」的求學精神，成就了他三教俱曉的廣博學識，開闊通達的寬廣胸懷。神清在著述中，不僅對佛教經典廣徵博引，對儒道兩家外書，也能信手拈來，如真俗符：

〔一〕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附錄「隋唐佛教大事年表從此說」。「元和九年」下記曰：「梓州惠義寺沙門神清卒。神清早學於綿州開元寺智辯法師（引者按：當爲「辯智法師」之誤），後又從慧義寺如律師受具戒，講導著述略無間日，撰有法華玄箋、釋氏年志、新律疏要訣、法源記、北山錄等九部百餘卷。」

昔魯桓之廟，有欹器焉，示人以中正之表。夫中則正，正則虛。滿合度，超然特植。始在于目，而畢應乎心，淵而諒矣。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子溫而厲，威而不猛。皆聖人君子，權衡物理，心融事會，而不失其中也。

「魯桓之廟，有欹器」，見於荀子；「書曰」見於尚書舜典；「子溫而厲，威而不猛」，見於論語述而。短短幾句話，徵引了三部儒家經典，其著述「廣引儒道兩家之言，解釋佛教旨要」(二)的特點，可見一斑。而且，神清對這些典籍中包含的中庸之義，顯然是持肯定態度的。當然，他肯定的最終目的，是爲了說明其佛教徒「學空學有者，宜得其中」(《慧寶注)的主張。

神清在思想上，並不完全拘泥於一端。雖爲佛家弟子，但對儒道兩家的思想，表現出理解的同情。這和很多僧人相較，顯得頗爲開通、理性，如異學云：

彼二教仁智所行，亦人天之報也。但報在人天，爲道之門階，何必捨而鄙之也？聖人不私己，豈以己不欲而施天下乎？

神清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儒道二教，認爲對儒道不必「捨而鄙之」，是因爲他認爲儒道釋並非水火不容。儒道兩家，是領悟佛教思想的門階，所以，異學中云：

夫欲絢美玄黃，先潔其素；欲涉道德，先履仁義。故大聖遺法二千年，而中華之人以先有孔老

(一) 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北山錄」條。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虛無仁智而後識精真之教，迴向崇奉者，門門如日教之矣。

神清對儒道兩家的寬容態度，也和他對於佛教傳播的認識有關，外信云：

夫適裸國者，解裳乃合。且今人是此方之人，儒道是此國之教。其俗縱知不加於我，亦姑各阿比其門。鱗張角捍，安得不美而從之，婉而優之，綏而遷之？使悅而後服，豈在庸言酬酢耶？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要想在「此國之教」的儒道之外立足，甚至取而代之，首先需要「美而從之，婉而優之，綏而遷之」，「使悅而後服」。可見其傳教的認識和手段，和一般祇顧激烈批評競爭對手的人比起來，也要高明很多。這種對佛教境況的認識，既體現了他的博學多識，也表現了他注重從實際出發的特點。

神清著述，儘可能地注重歷史事實。佛教內部派別之間的不同觀點，他也是儘可能擇善而從，並不完全拘泥於門派之見。北山錄後來引起禪宗弟子很大的不滿，一方面是因為對禪宗譜系提出了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對禪宗弟子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評。而這兩個方面，都和他注重從實際出發的特點有關。

神清的文章本身，也頗值得關注。北山錄中的各篇，不僅在思想上體現了以佛教統攝儒道的特點，在寫作方面也充分體現了融合南北文風的實績，在唐代古文領域，不可忽視。

神清著述宏富。前後撰著有法華玄箋十卷、釋氏年誌三十卷、律疏要訣十卷、北山錄十卷等，凡百餘卷，但大多沒有保存下來。唯一保存至今者，是北山錄。

三、北山錄的流傳、整理情況

北山錄「博綜三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翫」。元代念常撰佛祖歷代通載，亦謂其「內外該括，可爲世範」。宋代時期，頗受重視。當時就有釋慧寶和釋德珪分別爲其作注。通過德珪注我們還知道，其注釋時所見，有所謂「古本」、「京本」、「絳本」等不同的本子，沈遼序還提到所謂「蜀本」，足以可見其在當時的廣泛影響。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宋代尤袤遂初堂書目等官私書目，都有著錄；宋元明清各代著述，亦時有徵引。這些也都具體地反映了它的廣泛流播。

但是，此書「因合參儒道之旨，故不爲釋子所喜」，尤爲重要的是，此書中的部分內容，對中、晚唐之後漸成中國佛教流傳最廣的宗派之一的禪宗，頗有微詞，因此不僅不爲禪宗教徒所喜歡，還受到了他們的嚴厲批評^{〔一〕}。故而此書「未經入藏，傳本甚少」^{〔二〕}。

「民國初年，發現兩殘本：一存一至三、七至十卷，爲嘉興項氏天籟閣舊藏，西蜀草玄亭沙門慧寶注，前有錢塘沈遼序，後有殿中丞致仕丘濬後序，皆熙寧元年撰；一存一至六卷，爲華亭朱氏文石山房舊藏，附注解隨函二卷，儀封縣平城村比丘德珪撰。」^{〔三〕}「嘉興項氏天籟閣舊藏，單魚尾，版心記刻工，

〔一〕詳參本書附錄三。

〔二〕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五。

〔三〕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五。

當爲熙寧元年沈遼、丘濬二序所云釋惟賢據蜀本刊雕者。卷十末有『明萬曆丙子仲秋望日重裝，墨林項元汴持誦墨書二行，鈐有『樵李』、『子京所藏』、『墨林秘玩』、『項墨林秘笈之印』、『天籟閣』、『樵李項氏世家寶玩』諸印記。』華亭朱氏文石山房舊藏，「行款與前帙同，惟版匡略短，版心作雙魚尾異耳。……當亦北宋時期江浙地區重刊熙寧本者。所附注解隨函二卷，與錄非同版刻，且不避宋諱，爲廣福大師全吉祥捐貲刊雕者。……則刊板於元代者，雖同時雕鐫者尚有北山錄及鈔科文等，唯不傳，僅存注解隨函二卷，遂取附宋刻北山錄之後爾」(一)。陳垣先生民國十年與同人醵貲合兩本影印行世，以廣其傳。其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關於北山錄的介紹，簡潔、清楚，不僅是現代學者最早的對於北山錄的研究成果，而且通過他的介紹，擴大了北山錄的影響，使幾近亡佚的北山錄在學界尤其佛教典籍、思想研究領域又有了較大的影響。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修大正藏據影宋本錄入北山錄，列載護法部。隨着大正藏的廣泛影響，北山錄的影響也進一步擴大。學術界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對此書時有稱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出現了探討此書中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的專門文章(二)，表明學術界對此書的研究，已在走向深入。但大

(一) 北山錄跋，參本書附錄一。

(二) 汪春泓在佛門與文場之間——神清北山錄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二〇〇二年第六期。杜正乾唐釋神清北山錄芻議(魯東大學學報二〇〇六年第二期)從文獻學的角度，勾稽相關傳世文獻，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神清的行事、北山錄的版本流傳及其影響做了介紹。

正藏所收北山錄，不僅刪除了德珪注解隨函二卷，而且在翻印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不少新的文字錯訛問題。大正藏的句讀，本身較為簡易，也多有當斷不斷或不當斷而斷的情況（二）。

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在一九七四年據民國年間影印本影印出版此書，並在書後跋語中，就此書的流傳、宋元刻本的特點以及撰著者神清、注釋者慧寶的生平，做了簡要介紹，指出了大正藏本中的部分訛誤。這為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此書為影印本，沒有句讀，而且德珪注解隨函附在正文之後，還是不便於學術界的研究利用，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整理。

四、注解隨函的價值及其整理

宋代出現了兩部關於北山錄的注釋本，也是目前為止僅有的兩部注釋本：一為慧寶注，夾注在正文當中；一為德珪注，即注解隨函。顧名思義，應是附在書後。雖然都是宋人的注本，但兩者的命運，大相逕庭。慧寶注與北山錄密不可分，注解隨函卻沒有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大正藏本北山錄中，沒有收錄注解隨函部分。其在學界的影響，自然也大打折扣。這裏有必要對其重要價值做專門的說明。

首先，隨函有助於北山錄和慧寶注文字的理解和校正。如真俗符篇，慧寶注有「皆□□之前治之

（一）詳參拙文大正新修大藏經冊五二所收北山錄訛誤補正，普門學報第五九期，二〇一〇年。

君也」句，闕文在一頁首行之末尾，底本漫漶不清，大正藏本亦作闕文，今據注解隨函引文可知，闕文當爲「三皇」兩字。北山錄沒有它本可資校勘，但據注解隨函，就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爲隨函所據版本，和我們所見並不相同，類似之處，在文中還有不少。

其次，隨函糾正了北山錄原文中的部分訛誤。如譏異說篇中云：

昔晉宋之間，西來三藏多以禪法教授。邕邕肅肅，默而習之，不以耀世。如竺道猷定力深遠，高巖誦經，群虎前聽，一虎獨眠，猷以如意扣其頭使聽。

今按高僧傳卷七道猷傳不載此事。卷一一竺曇猷傳云：「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北山錄中，顯然混淆了道猷和曇猷。隨函注曰：「竺道猷，曇猷，造天台赤城乃此人也，『竺道』悞。」這就指出和糾正了原文中的問題。

再次，隨函糾正了部分慧寶注的訛誤。此類情況，在在皆是。前文所談其關於神清卒年的辯正，就是典型例證。它如至化篇中有云：「權貴之門，罕有不以竇盜窮奇爲有道者。」慧寶注曰：「盜，盆屬。是典型例證。它如至化篇中有云：「權貴之門，罕有不以竇盜窮奇爲有道者。」慧寶注曰：「盜，盆屬。貴門以一類庸僧，見其如盆質朴，殊不知內蘊窮奇狡詐之行，便以爲有道之者也。」德珪則曰：「窮奇，四凶之一。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之人，古謂之窮奇，今謂之有道。」三苗逆命，因夔龍輔政而來。雖愚僧奸回，豈不清衆而可敬哉？」義和沉湎，太宗無素，雖僧有窮奇之詐，佛理豈僭？注差。」今按，山海經西山經云：「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獐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

狗。」又海內北經云：「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左傳文公十八年云：「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且北山錄此句之後，說：「尚其心腑混沌，鄙容陋行，始親之，次譽之。彼愚得幸於豪貴，而昧於刑憲，姦回是庸，無愚惡而不爲也。」德珪的注釋，顯然更爲準確。

作爲宋人的注解，德珪注解隨函不僅保存了部分重要的文獻，糾正了北山錄原文及慧寶注中的疏失，而且就注釋本身來看，慧寶注和德珪注解隨函各有側重，亦不可偏廢。慧寶注偏重義理的闡釋，注解隨函則偏重於字詞的音義。兩者互爲補充，相得益彰。對於北山錄的讀者而言，都是重要的參考。

注解隨函中的訛誤，我們在整理中，部分做了校訂，還有部分沒有做專門辯駁，但在我們的相關注釋中，實際上表明了我們的觀點和取捨。

校注此書的最初動機，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精讀一部書，給自己打下較爲堅實的問學基礎。校注雖然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數易其稿，但因爲學識有限，書中的錯謬失誤之處，定當不少，敬請大雅君子不吝指教。

富世平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校注凡例

一、本書以民國十年合宋元兩本之影印本爲底本。

二、本書底本每卷卷尾均有標題「北山錄卷第一」、「北山錄卷第二」等；底本在第一卷題名「梓州慧義寺沙門神清撰 西蜀草玄亭沙門慧寶注」之後，還分別羅列了十六篇篇名；所附注解隨函兩卷，分別題爲「北山錄注解隨函卷上」、「北山錄注解隨函卷下」，其後均題「儀封縣平城村淨住子比丘德珪撰」；卷上尾題「北山錄注解音釋上卷終」、卷下尾題「北山錄注解隨函下卷終」；後有「宣授講主心印廣福大師全吉祥謹施長財陸續重印北山錄一部十卷釋音一卷注解隨函二卷科□□卷鈔文一十二卷善利端爲祝延皇帝萬歲太子千秋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萬民樂業」題記。上述文字一併刪除。

三、注解隨函原爲獨立的上下兩卷，附在書後。爲方便計，今將其移入正文相應位置，並在前面標明「隨函」，以和慧寶注相別；有慧寶注者，慧寶注在前，注解隨函在後。注解隨函中所引正文及慧寶注（即注解隨函所注對象）原亦爲大字，注釋文字爲小字，今皆改爲小字；爲了區別，注解隨函中的大字以「」括示。

四、注解隨函注解音釋字词的次序，和其在正文中出現的次序基本一致，但個別次序也有與正文中出現的次序不一致者，在整理中做了相應調整。

五、由於注解隨函所據底本，和本書底本不同，故其所引個別文字，與今本有別；注解隨函指出之